

洲 歐

論潮思藝文代近

譯先端沈·著雄久間本



## 第一章 近代文學的淵源

### 一 文藝復興

著者在本書要講述的歐洲近代文藝思潮，是從十八世紀末葉到十九世紀前半支配了德英法諸國的所謂浪漫主義以後，至十九世紀末的各種文學思想，——就是約一世紀半之間的文學思潮。但是要充分了解這些思潮，非回遡到文化史家所謂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及啓蒙期的三種思想運動不可。因爲這三種運動，是一切近代的諸運動的根源，和萌芽，文學運動當然也不能例外。實際上，不理解這些根本的思潮和萌芽的思想，對於近代文學的諸運動，是決計不能澈底的理解和鑑賞的。因此，在講述之前，先將這三

種思潮簡單地解說一下。

「文藝復興」在三種運動之中，是最初而最複雜的運動。那麼「文藝復興」究竟是什麼意味呢？

「文藝復興」是英文 Renaissance 的譯語，Renaissance 是「再生」(Re-birth) 或「新生」(New-birth) 的意思，所以文藝復興，歸根是「人類的再生」的意思。這種運動發生之前，自聖奧格司它司 (St. Augustus) 大帝歿後六百年之間，是所謂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基督教不僅祇成了形式的宗教，法權壟斷，聖經禁讀及宗教裁判等一切宗教上的腐敗，公然實行，正是基督教腐化到了極度的時代。大法王格來郭利 (Gregory 五四〇——六〇四) 以「無知是信仰之母」為標語，禁止一切學問，驅逐數學家，焚燬奧格司它司大帝所創立的大圖書館等，都是歷史上有名的事件。因為是在這種時代，所以人們的思類感情，萎靡沈滯到了極點，一切生活樣式，非陷於因襲的形式的與非創造的不可。換句話說，人們不能以活着的眼觀照，不能以活着的心感覺，而祇能依着由法王

所規定的神學者權威的型式去觀察和感覺事物而已。總而言之這是和死了同樣的生活方法。於此，因為偶然的故事——實際上是決不是偶然的，現在且假定是偶然的吧。

——對於這種生活態度，招致了偉大的革命。

偶然的故事，不是其他，就是一四五三年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為土耳其蕃族所滅的事件。

這一件偶然的故事，為什麼能夠成為上述的生活態度革命的導火線呢？因為君士坦丁堡，本來是承繼希臘的學問——希臘的學問，誰多知道是富於自由討論精神，及使生活意欲強烈的肯定人生的學問——的唯一的地方，一旦陷於土耳其人之手，住在此地的多數希臘學者，多避難到意大利的弗路倫絲，為着維持生活，他們多在弗路倫絲開設私塾講解希臘古學。因為這種變動，不圖竟釀出了打破宗教迷蒙及復興學問的氣運。在這種意味，弗路倫絲是可以叫做「文藝復興」的發祥地點，研究文藝復興期的權威

英國薩蒙治 (John Addington Symonds. 一八四〇——一八九三) 說弗路倫絲從

雅典借得光明，「正像月亮受了太陽的反射光而光輝一樣」文藝復興又名「學問的復興」(The Revival of Learning) 就是這個原故。所以，一四五三年的君士坦丁堡陷落，這一樁偶然的故事，在文藝復興的歷史上，是非常重大的事情。

但是這件偶然的故事，不過是在歷史的便宜上成了「文藝復興」的開端而已。不論什麼事件，要成為變革當時時代思潮的導火線，必定在時代的見地上，有使這種事件非如此不可的必然的經路。「文藝復興」的思潮，也不是因為一四五三年的這件偶然事故而突然地勃興的。這種思潮的由來，已經很遠。和薩蒙治同為研究文藝復興的大家的比德 (Walter Pater 1839——1894) 在他的著作文藝復興 (The Renaissance) 中，大體說：

『「文藝復興」這個名詞，不僅含有和現在所說的一般起於十五世紀的「古代的復活」的意味，而含有非常複雜的全運動的意思。古代的復活，不過是這個運動中的一種要素或者一種微候而已。在我們看來，文藝復興，是多方面而統一着的一種

運動的名稱在這種運動之中我們可以自然地感覺到愛好知識的和想像的事物的本質，及在考察人生上尋求更自由更適當的方法的慾望；一方，使經驗這種慾望的人們，逐漸的探索知識的及想像的享樂，不僅引導他們到享樂的，古代的，已經被遺忘了的各種源泉，並且要指示他們更新的各種源泉——各種新的經驗，種種新的詩材，及新的藝術形式。』

比德的主張如此，他同時並說尋求這種新的享樂源泉的傾向，在十二世紀之終至十三世紀之始，已經在歐洲興起。他並歷舉法蘭西學僧阿倍拉（Abelard 1079—1147）的思想，但丁（Dante 1265—1321）的文學，十二世紀至十三世紀之間的南法蘭西及北意大利的「漂泊詩人之羣」的托爾巴獨亞（Tronbadour）的詩，及法國十二世紀時代的一種故事 Aucassin and Nicolette 等，作為以上所說的論證。

實際上，因為尋求生活享樂的心理，是人類自然的要求，所以不論法王權如何尊嚴，

以神學爲標準的生活樣式的規準如何牢固，一定會得打破一切形式的桎梏而勃發，這是很容易推測的事情。托爾巴獨亞詩人之一人主張「戀愛的幸福是甜的，但是戀愛的悲哀是更甜」而提倡戀愛；和俘虜來的女子 Nicoletta 陷於熱烈的戀愛的名門騎士 Augasini，當受着不和俘女絕緣非墮入地獄不可的威嚇時，昂然回答說：「要入地獄，並不推辭，上天堂的都是些裸足襤褸的衰弱的老僧，我決不願和他們同走。」凡此種種，都是生活享樂的人類性，反抗墮入形式的基督教萬能的宗教思想的自然的呼聲。還有，意大利作家波喀喀 (Boccaccio 1313——1375) 在他的名著十日故事 (Decamerion) 中所描寫的種種態度的戀愛謳歌，也是說明以上理論的一種證據。

就是在十二世紀末葉，時代已經逐漸的甦醒。不滿意於法王權萬能所釀出的生活態度，而尋覓新的生命本位的生活樣式的時代空氣，在不知不覺的時間，逐漸濃厚。此外，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偶然事故，突然發現。所以將一四五三年的事故，當作文藝復興的開端，似乎稍稍有點不當。但是，這種偶然的故事，正像在燃着的火上加了些膏

油，因此「文藝復興」的氣運得以更加提早，所以我們也可將它當作導因之一。

助長文藝復興的其他導因，是使古學便於傳播的紙及印刷術的發明。一四五三年之前約一世紀，意大利人已經從磨爾人（Moor）學得造紙之術；一四五三年之前十餘年，德國的馬因志（Mainz）地方開設印刷所。假使沒有這種印刷術的發明及進步，那是即使古學能夠復興，因為沒有傳播機關，所以要釀出一代氣運，即使不是不可能，也非更遲的在歷史上出現不可。此外，又因為發明了羅盤針，使歐洲人陸續發見了從來所不知道許多新的大陸——一四八六年達耶茲（Dias）發見好望角，一四九二年哥倫布（Columbus）發見美洲，一四九八年加瑪（Vasco da Gama）發見印度等——成為開發當時人智的重大原因。總之，因為古學復活，紙及印刷術羅盤針的發明，及新大陸的發見等各種導因相集，於此，前代未有的清新潑瀾的氣運，纔能支配了一代的氣風。將以上的總括起來，就是文明史上的「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運動所招致的思想上的功績，是使當時的人們，知道了對於人生完全新

類的觀察及嘗味的方法前面所說過的薩蒙治，舉出文藝復興的功績有二，其一是「世界的發見」，其二是「人類的發見」。世界的發見，就是上述的新大陸及其他的發見，「人類的發見」是從新尋出從來在錯誤了的神學之下抑壓着的人類本來的情意。簡單地說，就是人類思想感情的解放。這的確是文藝復興期思潮的特徵。受了這種思潮影響之後的人類的感情思想，和從前截然不同。開文藝復興期的風氣之先的法國蒙底諾（Montaigne 1533——1592）曾經說過我們求學的目的，是在尋出教訓自己和支配自己的知識。換句話說，學問的目的，是「尋求如何纔能最善的生，和如何纔能最善的死的知識」，應該教養自己的內心，使之豐富而不可僅為利害的關係及表面的虛飾。更說，教育的目標，應該是造成有能力的完全的人而不是單單養成一個學究。我們於這種論調，就很可能知道蒙底諾如何地以自己為中心——以自己的感情情意為中心而觀察事物。就是，我們可以在「更善的生活」和「造成有能力的完全的人」這一點，看出從來所不能看到的以人類為中心的生活態度。文藝復興期思潮，從來被文明史家叫做

人文主義或人類本位主義 (Humanism) 就是這種原故在這種意味上我們可以知道成爲近代文學基調之一的「生活意志」(Will to live) 在文藝復興期思潮中，已經很早的可以窺測得出來。

文藝復興的思潮，釀出了人類本位和觀察人生宇宙的結果，一方又產生了專爲研究人生和宇宙自身而研究的傾向。這種純粹探求的精神，由有名的這個時代的藝術家文幾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表示出來。此後，這種純粹探求的精神，便成了近代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萌芽。

如此，文藝復興運動，是希臘時代學問的復興及新的經驗精神的創造的兩種意味，換言之，就是回到古代和回到自然的二種意思。比德在上面引用的文章中，也曾說過生活享樂的古代被遺忘了的源泉之尋求，及新的源泉之探討。這兩方面的探究，統一在生活享樂和生活充實的一種氣運之下，這是有偉大的時代意義的事情。

文藝復興運動以意大利爲中心，漸次的傳佈到英法諸國。意大利的亞里奧斯篤，

(Ariosto 1474——1533)——亞里奧斯篤的傑作 *Orlando Furioso* 是薩蒙治評爲「文藝復興時代最完全代表的詩」的。——法蘭西的拉白賴，(*Rabelais* 1490——1553) 西班牙的西萬提司 (*Cervantes* 1547——1616) 英吉利的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1564——1616) 都是這個時代的文學重鎮，尤其是最後的三人，是被呼爲「文藝復興」的三偉人的。

在十五世紀發端於意大利的「文藝復興」不僅限於十五世紀的歐洲而是更遠的繼續到後代的運動。比德曾說十五世紀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所企圖的比他所贏得的更爲偉大；又說文藝復興所要做而不做完全的或做錯的事情，到十八世紀乃至十九世紀方告完成。我們於此，可以知道文藝復興是如何地繼續到近代的運動，及不了解這種運動，在種種意義上如何地不能充分理解近代的文學。

## 二 宗教改革及啓蒙思潮

其次是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是起於一五一七年路德 (Martin Luther) 一四八三

——一五四六) 在威登堡 (Wurdenberg) 門頭張貼九十五條告白，反抗羅馬舊教而起的基督教新教 (Protestants) 的信仰自由運動。在上節已經述及當時的羅馬法王，壟斷法權，連誦讀聖經都被禁止，所以信仰當然不能自由。不僅信仰的問題，那時候的宗教，為政治上的黨派運動所應用，屢次用宗教的名義，實行政治上的戰爭。而這種宗教的混濁時代，尤以路德提倡改革之前約一百年的時代，最為利害。

但是，這種狀態，是不會永久繼續的。人們漸漸覺醒，他們漸漸了解了自己為什麼而戰爭。換句話說，就是他們覺悟到用宗教的美名而實行醜惡的政爭的實狀。於是，他們要從新開始純粹的信仰。在這種意味，我們說文藝復興是知識的解放和感情的解放，那是宗教改革，便是靈魂的解放。路德就是開這種靈魂解放的風氣之先的第一人。

宗教改革運動，在英國以清教派 (Puritanism)，在法國以揚生派 (Jansenism)，

在德國以虔敬派 (Pietism) 的形式而出現。這些宗派，在枝節上雖則各有不同，在根本上却完全同一。這就是要從中世紀基督教的無意義的因襲信仰的束縛，解放靈魂的要求，也就是要開始純粹信仰的要求。但是，當他們遇到了要如何纔能解放靈魂的問題，他們陷於現在的人們所想像不到的苦悶和懊惱。所以宗教改革的歷史，可以說是人間靈魂的苦悶經歷。最能表示出這種傾向的，是英國的龐揚 (John Bunyan 一六二八——

一六八八) 薄龍 (Thomas Brown 一六六二——一七〇四) 及法國的巴斯格爾 (Blaise Pascal 一六二三——一六六二)。其中尤以巴斯格爾的苦悶，最為鮮明。

巴斯格爾在一方面對科學熱心研究，但是科學終至不能使他滿足。他以為研究科學終於不能把握真理，以絕望的口吻悲歎道：

「一切過去的事物，不是祇在瞬間能夠看見的狀態是什麼呢？永久不變的主義和認識目的的希望，結局除出永久的絕望之外，還有什麼呢？一切事物，多是從無中生，而消滅於無窮。有誰能夠追窮他呢？但是人類還在想要知道不可知的事物，大膽地

費了無效的努力在研究自然的現象」

他如此的思惟之後，終至達到了「在我們看來一切事物都不存在同樣」的極端的虛無思想。他又繼續地說：

「這樣是我們的真的狀態。因為我們對於不論何種事物，是不能明確地知道和不能絕對地知道的原故。我們祇在空曠的地上彷徨，祇能漂泊地從一個目的到其他目的。我們所認為到達而建設的目的，立刻會得崩潰。我們為着要尋出一個確實的狀態而焦燥，為着要探討建設無窮之塔的永久而最後的基礎而煩悶。但是，一旦以為求得的基礎，忽然倒塌，地球在地獄的苦痛中煩悶着。」

從此我們可以他如何地為靈魂的苦悶所煩惱。他極端地否定人類所謂的「正義」「理性」和「愛着」頑強地主張人生的慘酷悲哀和無常。就這一點說起來，他既是極端的懷疑論者，也是極端的厭世論者。

但是，他一方面雖則懷疑和否定一切，他方面却繼續地不忘記了對於救世主的祈

禱。他在他的名著冥想錄（*Pensées*）的最後說：「我每天祈禱救主。因為救世主將上述的種種感情，在我的心裏發生，從弱勢，悲慘，墮落，驕慢，野心的人類，藉救世主的貴重的力量——有一切光榮的力量——造成了免除以上各種惡魔的人間。」我們於此，也可以觀察他的思想的根本，是發源於宗教的。

文明史家將這種為要求靈魂解放而受難的宗教運動，定名為宗教改革。在宗教改革之後，所要講述的，是所謂「啟蒙期的思潮。」

和上面所說的一樣，以巴斯格爾為代表的宗教改革的思潮，是因為痛感於人生的悲慘，而要求救世主解放和救濟靈魂的宗教的思想。但是巴斯格爾所提出的中心問題——就是痛切地感覺到人生的無價值與悲慘而非祈禱救世主不可的問題，在當時的人們看來，的確是相當的困難而嚴重的問題。但是，一方面新興的科學精神，就是從考本尼加（*Copernicus* 1473——1543）到牛頓（*Newton* 1642——1727）從哈爾範（*Harvey* 1578——1657）到加利留（*Galileo* 1564——

一六四二)之間,已經有了許多發明和發見的科學精神,使人類解釋宇宙之謎的慾望更爲鮮明;即使在一方面痛感到人間的悲慘和理性的無常,但是要解釋宇宙之謎的慾望,終至打勝了這種悲慘無常的觀念,而呈出新的傾向。關於這一點,近代文學上的社會的勢力(*The Social Forces in Modern Literature*)的著者巴克(*Buck*)說:「在十八世紀的人們,來世的問題,當然非常重要,但是將現世的問題當作他們應該解決的直接的問題,却是自然的傾向。因此,爲着宗教的自由而祈禱及鬭爭的他們,現在爲着科學的自由,即爲着要最有秩序的解決自然和社會的關係的慾望而開始爭鬭。這就是啓蒙期思潮的根底。」又說:「這種科學自由的傾向愈加鮮明,和這種傾向相矛盾的神秘的超自然的,想像的傾向,愈受排斥,這是當然的結果。於是,人們對於自身與自然及社會的關係,祇想用自己的經驗來解決。換言之,就是在人類間產生了依據人類的理性和經驗——即純粹的人類的科學,來解決宇宙一切的傾向。」我們從巴克所說,可以知道啓蒙期思潮和宗教改革的關係,及啓蒙期思潮的性質。

「啓蒙」是英文 Enlightenment 或 Clearing up 的譯語就是打破從來一切思想上的迷蒙而給以光明的意味，照文明史的解釋，是智識的發達的意思。最初表現出這種思想的，是英吉利的霍柏士，(Hobbes 一五七七——一六七九) 其次，再由駱克 (Locke 一六三二——一七〇四) 及司密司 (Adam Smith 一七二三——一七九〇) 而傳到德法諸國。關於這個問題，巴克大體論述如下：

英吉利的霍柏士在十七世紀的中葉，已經觀破了巴斯格爾所思惟的人類的根源，是極端的利己主義，故將人間看作野蠻的動物。承繼了這種思想的駱克，在十七世紀之末，著人間的理解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一書，鮮明地倡導出一種經驗主義。巴斯格爾說人類的理解，無論如何不能達到神，人間，自然的真正形而上學的理解，這是對的。所以我們可以放棄一切形而上學及神學，祇要專念研究「人心」就好。第一我們非知道人心的限定和力量不可，我們應該先知道自己。駱克如此地思想，主張他的經驗主義。據他的意見，人心是和紙一般平的東西，在牠的上面，自由地記載着由